



玛丽尼娜  
侦探小说系列

MARIANNA  
ALEKSANDRA  
M

透骨

高苑柳文/译

[俄] 亚历山德拉·  
玛丽尼娜 /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659766

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

47.275  
MLN  
4

# 遗孀

[俄] 亚历山德拉·玛丽尼娜 / 著  
高苑 / 柳文 / 译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遗像/[俄]玛丽尼娜著;高苑,柳文译.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1.9

(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)

ISBN 7-80623-298-2

I. 遗… II. ①玛… ②高… ③柳… III. 侦探小说—俄罗斯—现代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2660 号

**图字 16-2001-021**

原文名称:Посмертный образ

本书根据 ЗАО «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«ЭКСМО», 1998 年版译出

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获得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安阳市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5.625

字数 140000 印数 1—4000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7.6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# 致中国读者

中国正在翻译我的书,我那些可爱的主人公们现在要讲汉语了,这令我十分高兴和惬意。我特别希望你们阅读时不但关注俄罗斯产生犯罪的情况和原因,而且关注我们国家里今天人们的生活状况如何,他们在思考什么,梦想什么,希望什么,担心什么。我的书是写爱情、嫉妒、仇恨、报复的,是写友谊与背弃、荣誉与耻辱的,也就是写每个人都容易理解和感到亲切的事物,而与其所在的国度和使用的语言无关。

我愿意相信,你们阅读我的书会得到哪怕是少许的快乐。对你们能阅读我的书,我先致谢意。祝你们成功,安康,幸福!  
谨致敬意与爱忱。

亚历山德拉·福尔尼娜

## 主要人物表

- 斯塔索夫——天狼星电影制片公司保卫处处长  
马祖尔克维奇——天狼星电影制片公司总裁  
克谢尼娅——马祖尔克维奇之妻  
娜斯佳——莫斯科刑侦局(又称反严重暴力犯罪局)侦查员  
科罗特科夫——莫斯科刑侦局侦查员  
戈尔杰耶夫——莫斯科刑侦局局长  
阿林娜——天狼星电影制片公司女明星  
斯穆洛夫——天狼星电影制片公司导演,阿林娜的姘夫  
谢缅佐娃——天狼星电影制片公司女演员  
杰格佳里——天狼星电影制片公司音乐片导演  
瓦尔迪斯——阿林娜之父  
因佳——阿林娜的继母  
扎托奇内——内务部一总局局长,将军  
哈里托诺夫——阿林娜的同事  
格梅里亚——警察  
沙利斯科——《电影》杂志编辑部工作人员  
沃洛申——又称普希赫,无业游民  
谢卢亚诺夫——莫斯科刑侦局侦查员



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阿林娜在家中被害。电影制片公司的几个人成了嫌疑对象,他们与这位大红大紫的女明星都有瓜葛。但办案人员在侦查中发现,前几天在海滨拍外景时,阿林娜出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……

## 第一章

### 斯塔索夫

斯塔索夫原来干刑事侦查工作,挂过民警中校衔,现在是天狼星电影制片公司保卫处处长,此刻,他正在干一件十分单调乏味的事:拿着笔在一张纸上制订明天的食品采购计划,他要为自己和女儿准备下一周的食品。斯塔索夫的前妻玛加丽塔又出差了,把8岁的女儿莉丽娅留给他照看,这倒是斯塔索夫巴不得的事。玛加丽塔的工作既劳心又费力,经常出差,而且时间很长,因此斯塔索夫和女儿在一起生活的时间,比他和妻子离婚时希望的要多。斯塔索夫把莉丽娅视若掌上明珠。

他想,首先得多买些夹面包吃的各种肉食:莉丽娅喜欢拿本书趴到沙发上边看边吃。当然,对于一个8岁的小女孩来说,即使考虑到个子长得高(莉丽娅在这方面随爸爸),体重也未免有

些超常,不过,斯塔索夫认为没有必要减肥。只要有书有夹肉面包,莉丽娅能够天天从早到晚一个人呆在家里,用不着经常忙得不可开交的父母在家照看。

第二,得买一大块带骨头的肉,煮一锅红甜菜汤。做汤得买甜菜、胡萝卜、洋葱、土豆。对了,还有酸奶油,可别忘了。

第三,得买一块里脊肉,做20片煎肉排,一共5天,每天4片。至于做稀饭的东西,也得早打算,可以每天煮一点,好在通心粉和荞麦粥熟得快,脱衣服和喝红甜菜汤的工夫就能做好。莉丽娅不喜欢吃稀饭,不知为什么偏爱就着番茄肉或酸白菜吃大片黑面包。

主食全了,现在是甜食和水果。是做蜜饯还是多买点水果,让孩子补点维生素?算了,明天到市场上再说,东西多得很。

列出来购物清单后,斯塔索夫开始检查橱柜中的作料,这时,电话铃响了起来。他没有急于拿话筒,先扫了一眼钟表:已是下半夜的零时30分。见鬼,莫非工作单位出了什么事?他真不想夜里把女儿一个人扔在家里,虽说她夜里不害怕。他盯着响个不停的电话机,计算着蜂音间隔时间,最后终于松了一口气,因为间隔时间较短。这是长途电话,是塔尼娅打的。果然不错。

“没搅了你的美梦吧?”话筒里传来她悦耳动听但略带沙哑的声音,斯塔索夫一听到她的声音,一股伤感顿时涌上心头,因为他太想念她了。

“如果我告诉你我正在干什么,你可能不相信。”

“干什么?”

“干伊拉的活。”

“什么?”

“安排下一周的采购计划。”

“好可怜啊,”塔尼娅半嘲讽半同情地说,“要不要让伊拉去?我把伊拉租给你,直到你的玛加丽塔回来。行不行?”

“她走了你怎么办?”

“她先学斯塔索夫,把我一周的饭准备好,然后上火车,第二天早晨就能赶到你那儿。”

“我可不敢接受这番好意,”斯塔索夫理直气壮地拒绝道,“这么干世界文坛不会饶恕我的。顺便问一句,书写得怎么样啦?”

“蛮好的。大概下个周末就能写完。”

“多少页?”

“20个印张。真可惜,又是20个印张,我喜欢的篇幅。出版社简直要枪毙我。”

“为什么?”斯塔索夫不解地问,“难道20个印张不好?”

“当然不好了。”塔尼娅叹了一口气,“出版社要按出书的要求定篇幅。要么是12至14印张,这样可以出袖珍版本,要么是25至30印张,出通常开本的厚书。20印张最讨人厌,出袖珍本页数太多,容易散架,出通常开本的书又太薄太轻,拿在手上不雅观。现在出版社正绞尽脑汁想办法增加篇幅,出一本厚书。可以把另一个作者的中篇小说收进去,可是哪儿去找篇幅合适的中篇小说?很少有人写5至8印张的中篇,现在写小说的人都和我一样害篇幅病,都是18至20印张。除非是最有经验的作家,当然,他们能按计划好的篇幅写书。”

“你不能?”

“没这本事。不过正在学,看来我还不是不可救药的人。”

斯塔索夫又看了一眼钟表。他们已经谈了30分钟。

“塔尼娅,你放下话筒,我把电话打过去,好不好?我心疼你的钱。”

“别出馊主意。依我看,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。我打电话找你聊天是一种享受,我享受就该我掏钱。”

“如果你不那么固执,嫁给我的话,那就是花我们俩人的钱。像现在这样,我觉得自己像花别人的钱似的。”

“季玛,我们不是说好了吗……”

斯塔索夫的名字叫弗拉季斯拉夫,这个名字有好几个爱称,



季玛这个爱称很少有人用。只有塔尼娅唤他季玛,除她外没人叫他季玛。

斯塔索夫是在三个月前认识塔尼娅的,甚至还不到三个月。认识一周后斯塔索夫就向她求婚,这不仅让塔尼娅大吃一惊,而且斯塔索夫自己也觉得非常奇怪。第一次求婚时塔尼娅虽说没有拒绝,但是没有真正当一回事儿。又过了一周,斯塔索夫再次求婚,得到一个原则性的答复:塔尼娅同意冬季再谈这件事。斯塔索夫对这样的答复并不满意。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一门心思要娶塔尼娅,不过有一点他非常清楚:这是他在世上追求的头等重大事。他一再追她,塔尼娅终于同意1月份结婚。

“我知道,知道,不早于1月份。不过,你也许会改变主意,对不?干吗要1月份?我们现在结婚吧。这样的话,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”

“好吧,12月底。”

“不,现在。”斯塔索夫坚持道,他觉得找到了合适的机会,能逼着不肯让步的意中人就范。没有她他太寂寞了!他太爱她了。

“12月初。”

“现在!塔尼娅,我求你了……”

“好吧,11月。”塔尼娅说。

“说定了,”斯塔索夫忙不迭地说,“11月初,民警节那一天。”

“季玛!别得寸进尺,别那么逼我。”

“谢谢,塔尼娅。下一个休息日我到你那儿去,我们把结婚申请递上去。伊拉怎么样?”

“挺好的。整天又跳又唱,做饭,收拾房间,处处关照我,活像保姆待小孩子似的。”

“你真幸运。”

“得会选亲戚,那样的话你也会幸运的。”

伊拉是塔尼娅前夫的亲妹妹。塔尼娅离婚后丈夫移居加拿

大,伊拉成了她的女朋友和管家。塔尼娅是个侦查员,业余时间写侦探小说,用的笔名叫塔尼娅·托米林娜,她写的书很受读者欢迎。如果没有伊拉,她如此紧张地工作根本不可能。伊拉让她摆脱了种种繁琐的家务,也很会帮她安排时间,似乎把一天24小时安排成了36小时;伊拉还是个巧女人,如果有三五个客人意外登门,她能用冰箱里有限的食品做一桌丰盛的饭菜。

斯塔索夫挂上电话,一抬头看见他可爱的小千金穿着绒睡衣,睡眼惺忪摇摇晃晃地进了厨房。

“是妈妈来的电话吗?”

“不是,是塔尼娅阿姨。你怎么不睡觉?”

“你要和她结婚?”莉丽娅问道,她根本没有理睬父亲的严厉问话。

“那……只要你不反对。”

“我该管她叫妈妈了?”

“不一定。甚至没必要。你有妈妈,我和塔尼娅阿姨结婚后,你可以叫她塔尼娅阿姨,或者直接叫她塔尼娅。随你的便。”

莉丽娅如释重负般叹了一口气。莉丽娅早就随心所欲地找书看,她读过不少成人的书,脑子里装了不少千奇百怪的概念,既有儿童的想像,也有活生生的悲剧故事,例如狠心的后妈和受虐待的小女孩的故事。

“爸爸,如果妈妈娶亲的话……”

“不能说娶亲,应当说结婚。”斯塔索夫纠正说。

“如果妈妈结婚的话,我管她的丈夫叫爸爸还是叫鲍里斯叔叔?”

斯塔索夫一听这话不禁一愣。玛加丽塔向他保证过,莉丽娅在时不带这个可恶的鲍里斯回家。女儿怎么知道他的?准是玛加丽塔又食言。根本不接受生活教训。

“傻闺女,第一,你妈的新丈夫叫鲍里斯这根本不是事实。你听谁说的?他可能叫格里戈里·米哈伊尔,也可能既不叫格里戈里,也不叫米哈伊尔,也可能叫亚历山大。”

“就是叫鲍里斯，不叫格里戈里，也不叫米哈伊尔。爸爸，你不知道啊？他叫鲍里斯·约瑟福维奇·鲁金。”

“第二，傻丫头，”斯塔索夫装作没听到女儿的插话，继续说道，“妈妈想和他结婚这压根儿不是事实。”

“可他们俩经常约会啊！”

女儿的逻辑是无可挑剔的，就像他知道的实情无可挑剔一样。

“他们是朋友。”斯塔索夫耐心地解释说，“他们俩的感情能不能发展到结婚还是两说着呢。”

岂止两说。但是不能给女儿讲，鲍里斯是有妇之夫，而且好像没有离婚的打算。像玛加丽塔这样的情人他有不少，多得简直没法招架。

“傻丫头，废话少说，睡觉去。明天还要早起上学呢。”

“你糊涂了？爸爸，明天是星期六。”

“唉，我忘了你们星期六不上学。我们小时候星期六都上学。”

“明天你上班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闺女，凭运气啦。”

运气不好，出事了。不过，前民警中校斯塔索夫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。

## 马祖尔克维奇夫妇

一听到咔哒一声开门锁的声音，天狼星电影制片公司总裁马祖尔克维奇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他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像小时候临考试前似的，两只手抖个不停。这个母狗，这个愚蠢的放荡女人，看我不揍她。

马祖尔克维奇的妻子克谢尼娅蹑手蹑脚地进了门，看来，她以为丈夫已经入睡，想尽量不把他吵醒。马祖尔克维奇正坐在

黑洞洞的客厅里等她。当客厅的灯一打开,他看到了克谢尼娅,顿时惊呆了。他最坏的推测似乎得到了验证:克谢尼娅脸色苍白,两腮挂着红晕,深蓝色的眼睛透着兴奋。

“已经半夜3点了。”他用尽量平缓的语气说,“我能不能知道你去哪儿了?”

“不,不能。”克谢尼娅冷冷地抢白了一句,“这个你管不着。”

“你懂点情理好不好?”马祖尔克维奇发火了,“我给你说过一千遍了,你父亲也给你讲过,你该收敛了!怎么,你想和你那帮开车的一起坐大狱?蠢货,糊涂!我不要你忠于我,不能要求一个天生放荡的女人忠于丈夫,但是你得顾脸面!你父亲对我直言相告:人家又看见马祖尔克维奇的妻子、科济列夫的女儿在汽车里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司机鬼混了。完了,我们再也拿不到钱了。我们的事业再也得不到支持了。没了贷款,没了利息优惠,什么都没了。你能搞到钱?”

“少废话。”克谢尼娅一边摘带宝石坠的耳环,脱绒线衫,一边厉声道。

甚至穿绒线衫和牛仔裤也要戴带宝石坠的耳环,这是她一成不变的习惯。

“如果你老爹知道你不听劝阻,在外边乱搞,什么首饰你也不会有了。你手上戴的都得卖掉还贷款。”

克谢尼娅扭过脸盯着他,脸上挂着冷酷的仇视和轻蔑表情。她已经44岁,看上去一点也不年轻,体形开始发胖,眼下布满了一道道细细的皱纹,头发也没有了光泽。不过,当她与某个邂逅相遇的司机相好做爱回来后,乍看上去似乎成了个美人。俄罗斯大银行家科济列夫的这个女儿有一个嗜好:坐上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的车,几句话就能混熟,然后就随便找个地方在车里做爱。有时会让警察的巡逻车撞上,在明亮的巡逻车灯下,这对毫无羞耻、赤身裸体的男女,会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众目之下。然后是到警察局作记录,丑事外扬。科济列夫和马祖尔克维奇急得直挠头,可是克谢尼娅却厚着脸皮冷笑,她供认不讳,但不保证

今后不再重犯。丈夫有没有钱对她来说似乎无所谓。不过，马祖尔克维奇非常清楚，她并非不在乎。她过惯了奢侈富贵的生活，更习惯于随心所欲，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愿望，她敢一掷千金。克谢尼娅明白，马祖尔克维奇在资金方面完全仰仗老岳父，因此，对她的不轨行为只好逆来顺受。

她从书桌上一把抓起刚摘下的宝石耳环，狠狠地扔到丈夫的脚下。

“该死的東西，沒用的男人。”她惡狠狠地罵道，“別拿這個吓唬人，沒你我知道去哪裡弄首飾……”

她進了洗澡間，隨手砰的一聲關上門。馬祖爾克維奇一動不動地坐在那兒足足有幾分鐘。接着，他倒了一杯白蘭地，仰頭一飲而盡。血管舒張開來，兩手開始變暖，漸漸地不再顫抖。他走到洗澡間門口，裡面傳出水龍頭嘩嘩的流水聲。

“有沒有讓人看到？”他提高嗓門問了一句。

克謝尼婭沒有回答。也許是沒聽見？

“有沒有讓人看到？”他又問了一句，嗓門更高了。

“明天你就知道了。”他聽到了妻子的一句挖苦話。

馬祖爾克維奇心想，明天他當然會知道的。如果克謝尼婭又讓人逮住，這事明天一早就會傳到他耳朵裡。全公司的人都知道自己總裁的資金問題，也知道總裁解決資金問題必須遵守的條件。

“狗東西，”他惱怒但又無法發泄，嘟囔道，“你這狗東西！”

## 娜斯佳

娜斯佳將星期六上午睡懶覺當成一件快事。她懶得起床。昨天晚上丈夫問她：“明天打算幹什麼？”她坦誠地說：“睡懶覺。”

此刻，她正躺在被窩裡，呷着濃濃的熱咖啡，一邊聽音樂，一邊不慌不忙地思索着。其實，說句公道話，她思索的事畢竟與工

作有关。首先,她在想 15 岁少年被害案一些重要证据丢失的事。这件凶杀案他们处已经忙了 4 个月。第二,她在想两天前交给他们的莫斯科著名人物画家全家五口被害案。第三,她还在想一件烦心的事,她应领新警服了,必须找出旧的服装证,上一次就因找不到服装证没领到服装。娜斯佳想不起搁哪儿了,看来,只好写份检讨了。

她将一个人舒舒服服地过个休息日。丈夫阿列克谢·奇斯佳科夫在莫斯科附近的茹科夫斯基力学研究所工作,路上要走很长时间,因此,如果有事需要在所里一连逗留数天,他就住在父母家中,从父母的住处到研究所步行只消 10 分钟。下星期一又有一个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,阿列克谢是物理学博士,是大会议题方面的知名专家之一,因此,他要住在所里准备自己的报告,而且还有大量的组织工作要做。

她还有一个思考的问题,最近 4 个月来,每天早上她都扪心自问:“我结婚嫁人的选择对不对?”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心头,必须找出答案。当寻得的答案是否定的或者不肯定时,这一天她会发脾气,怨天尤人,恨自己。不过必须承认,这样的日子毕竟不多。今天,1995 年 9 月 16 日,星期六,她得出的答案是肯定的,这一下提起了她的情绪,甚至让她高兴了好一阵。

娜斯佳在被窝里一直躺到 12 点左右,然后,她来到厨房,拉张椅子坐下,为自己烤面包片夹奶酪,接着,她裹着暖和的毛巾睡衣,又开始喝茶:两杯咖啡、一杯橙汁。根据自己安排的全天计划,她打算躺到下午 4 点,然后开始写莫斯科凶杀案和强奸案分析月报。每月 20 号前她都要写这种月报。

现在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。娜斯佳顺顺当当地躺到 3 点 45 分,这才带着遗憾的心情告别温暖惬意的被窝。她从公文包中取出从办公室带回的材料,开始分类,一类是非常简单、易读、易往微机里输摘记的材料,一类是需要全部输入微机的材料。4 时 10 分,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她的工作。

“娜斯佳,你做一下准备,科罗特科夫马上到你那儿去。”上



校戈尔杰耶夫带着不容推辞的口吻说，“今天他值了一天一夜的班，早晨9点出勤验尸，在那里折腾到下午近3点，回来路上直打瞌睡。他把全部材料交给你，然后去睡两个小时。在这两个小时中，你把他在哪里忙活了半天的材料过一遍，考虑一下这个案子，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了。谁的尸体？”

“阿林娜·瓦兹尼斯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阿林娜·瓦兹尼斯，女电影演员。你办过电影界的案子没有？”

“没办过。”

“那地方一堆臭狗屎……总之是乌七八糟。惟一值得称道的就是阿林娜经常在天狼星电影制片公司拍电影。那儿的保卫处长是我们过去的同事，叫斯塔索夫，你和他熟吗？”

“认识。”

“他是个各方面都蛮好的男子汉，就是个性强。你要尽量和他寻找共同语言。”

“我也个性强，”娜斯佳抿嘴一笑，“那就让他和我寻找共同语言。”

“你的脾气谁不知道。你要使起性子来斯塔索夫准会袖手旁观。”

“得，我不成了怪物了？”

“怪物倒不是怪物，不过脾气够坏的。”戈尔杰耶夫认真地说，“克制着点儿，算我求你了。演电影的是帮精神病人，不可救药。那地方忌妒成风，尔虞我诈，酗酒成性。很难找到有良心的见证人，实际上找不到，所以，斯塔索夫是我们在这个猪窝的惟一依靠。”

“我是否这样理解：您责成我负责这桩凶杀案？”

“是的，和科罗特科夫一起搞。星期一之前你们俩人一起干，碰头会上我们再研究一下，他刚值过24小时班，也许让他补

休,那样的话我给你另派一个人。”

“派多岑科。”娜斯佳脱口请求道。

“别讨价还价,这不是做买卖。我已经说过,研究以后再定。”

“我可不是为自己,是为工作着想。”

“为什么要多岑科?”

“他对付女见证人有办法。他套出女人们的实话,而她们却一无所察。只要他那双黑黑的大眼睛一瞄,她们就开始魂不守舍,为了讨他喜欢,全部详情就会和盘托出。”

“瞧你说的,魂不守舍……男见证人不喜欢你?”

“男的我能对付。”

“有意思,怎么对付?”戈尔杰耶夫挖苦道,“你可没长多岑科那样的眼睛。”

“可是我有个性,”娜斯佳笑道,“有杀伤力。”

40分钟后,科罗特科夫来了。他脸色灰白,由于一天没睡觉,眼睛下起了眼袋,饥肠辘辘,面露愠色。娜斯佳一见他这副模样,马上做了安排。

“我现在就让你休息,别回家了。”

“我简直要累瘫了,让我睡一觉吧。”科罗特科夫央求道。

“在这儿睡,别浪费时间。”

“那阿列克谢呢?”

“什么阿列克谢?第一,他在茹科夫斯基研究所。第二,他是个心理正常的人,即使他现在在场,我也能让你睡觉。我这样安排:你先洗个热水澡,驱掉疲劳,接着吃饭,吃饭时你把情况给我简单说一说,然后再喝上半杯马提尼酒,放松一下情绪,这样马上就能入睡。美美地睡上一觉。”她看了一眼手表,“现在是5点30分。7点30分我叫醒你,再洗个冷水澡,吃点东西,喝上一杯浓浓的咖啡,那时你会彻底恢复精神。这样,到通常闭门谢客的11点,我们还有3个小时进行必要访查的时间。干吗还站着不动?别耽误时间,脱衣服洗澡。”

“我的天哪，别让人听见。”科罗特科夫有气无力地嘟囔道，“不知情的还以为你拽着我进被窝哪。”

“就是拽着你进被窝。”娜斯佳哈哈大笑说。

科罗特科夫确实一躺下便进入了梦乡。娜斯佳非常清楚，一个人长时间紧张工作后，有强烈入睡的愿望，但是他一闭眼就会明白根本睡不着。脑子还在紧张地工作，心脏怦怦直跳，像刚跑完百米似的，如果是睡不长时间，心静下来的过程要占足足一半时间。因此，正确做好短时间睡眠的准备非常重要。最关键的是不能在拼起的凳子上蜷曲着身子和衣而睡，而是脱掉衣服，躺在干干净净的被窝里睡，让血液能够正常循环，让全身肌肉能够得到休息。这种睡眠技巧娜斯佳掌握得很好，因为她亲身经历过不少次难以入眠的痛苦。

她坐在厨房里，一边思考着科罗特科夫吃饭时介绍的情况，一边在纸上时而打钩，时而画圈，时而标上箭头。今天早晨7时，年轻但相当知名的女演员阿林娜应当到影棚拍摄电影，一直到7时半她也没有到场，摄制组着急了，给她的住处打了电话，但是没人接。8时，影片导演，即阿林娜的情人安德烈·斯穆洛夫，决定到她的住处看看。他有阿林娜家门的钥匙，因为他们相好已经4年，这件事全天狼星制片公司的人都知道。斯穆洛夫说他的车坏了，要一个人送他去。结果，副摄影师科京开车和斯穆洛夫一起去了。他们一再按门铃，但不见阿林娜开门，于是他们打开门进了屋，发现阿林娜已窒息身亡。警察局来的法医认定，阿林娜大约是在7至9小时前死亡的，即死于夜间零时至2时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嫌疑自然一下落在死者的情人即导演斯穆洛夫身上。但是在摄制组初步摸底发现，对阿林娜的死斯穆洛夫比谁都难过。下面是天狼星公司总裁马祖尔克维奇对科罗特科夫的谈话：

“斯穆洛夫的创作经历很不平坦。他拍摄侦探片。他的第